

DONGHU·YUSI

杂花生树

一枚未尽的勋章

□ 钟峨

整理父亲遗物时，一页泛黄的信纸从旧档案袋滑落。拾起细看，我的心猛然一颤——这竟是父亲1991年11月5日执笔写给中央军委江主席、杨副主席的信。信的内容是为当年一同参加革命、后转业地方的战友们争取解放勋章。

信的开头这样写道：“我们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兵……大家对军队有感情，所以同志们从军队建设的需要，而服从命令转业地方后，仍然关心军队建设……”字迹工整，笔力遒劲，一如父亲平日的严谨。

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个日期——1991年11月5日。这个日期对平湖而言，刻骨铭心。1937年的同一天，侵华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、白沙湾、全公亭一带登陆，然后平湖沦陷。父亲选择这一天执笔，绝非偶然。

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从小就听父亲说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，却不知这句话在他心中的份量。直到1990年，父亲应桐乡县委组织部之邀撰写回忆录，我才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，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

父亲原名钟柏康，1932年生于桐乡。为早日参加革命，他报大两岁，16岁在桐乡简易师范求学时加入地下党组织。为了保密，特意改名为“钟校”，后一直沿用。1949年5月4日凌晨，他参与了解放桐乡的历史事件——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夜晚！解放军第27军先头部队来到桐乡北门，负责守城的国民党保安副中队长张焕成打开城门，父亲和战友们迎接大军入城。

2015年，我在独山港调研时偶遇企业主张浩，闲聊间发现他的外公正是张焕成。当晚我问父亲是否记得此人，年迈体弱的他不假思索：“是保安副中队长！”历史在这一刻奇妙地衔接，原来父亲真与张家有交集，他们都是新中国的“开国功臣”。

解放后，父亲投笔从戎，参加剿匪、解放上海、抗美援朝，跟着部队闯过枪林弹雨。1978年转业至平湖县粮食局，次年调至重新组建的县检察院。在近43年的革命生涯中，他始终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。1988年，平湖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电话“2535”就安装在我们家里，父亲下班后就在家值守，几乎是24小时在岗。

离休后，父亲胸前始终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党徽。他坚持上老年大学，加入关工委，还担任艺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他一生俭朴——衣服破了补补再穿，剩饭剩菜热热再吃，自行车坏了修修再骑。那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不锈钢叉子，他用了大半辈子，后来传给了我。再后来市检察院征集史物，我将这把珍贵的叉子和第一部检察举报电话捐了出去。

父亲爱书如命，眼光长远，七十年代就让我们跟着收音机学英语。1980年元旦，他花了全家半年的收入买了电视机，放在人武部家属院给大家观看。他会理发、会木工，拖鞋都是自己做的；他组织老年自行车队活动，甚至到太原参加全国骑游协会；他学摄影、学电脑、学上网，看到我们开汽车还想着。

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，在1991年的深秋，郑重地铺开信纸，为战友们争取应有的荣

誉。读着信中那句“不要忘记我们”，我忽然理解了父亲——他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那些同样奉献一生的战友们发声。

2018年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时任平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国华在告别词中说：“钟校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、奉献的一生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”他的忘年交王少林写道：“一个人终有告别的那一天，如果有人会想起他、纪念他、敬仰他，那就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！”

重读这封尘封二十多年的信，我终于明白：父亲执笔的不仅是一封请求信，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坚守、对战友的深情、对军队的挚爱。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，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。这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叉子，这个装在家里的举报电话，这封为战友争取荣誉的信——就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。

信中，父亲和战友们写道：“大家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，都愿发挥余热，继续发扬革命传统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培养下一代而努力。”他们也确实做到了。

信的末尾是“浙江省平湖市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离休干部签名（附上大家的签名2页）”。父亲爱做好事，他执笔的这封信是为这2页签名的离休干部所写。

原来，父亲一直都在用生命书写对党和人民的忠诚。这封信，不过是其中平凡却闪光的一页。透过这封信，我看到了一个老战士对军队深深的眷恋，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终生坚守。这种精神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在新时期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。

南山枫叶

□ 李继红

前几日，朋友发来本溪的风景照片，漫山遍野的红枫陡然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连串翩跹的芭蕾舞姿。望着那绚烂的秋光与壮丽的山河，总觉得该提笔缀上几笔，将这份美丽与怀念妥帖收藏。

零几年的时候，我从农村来到北京读书，第一次看枫叶便是去了八大处。那里的枫叶以黄栌、元宝枫为主，一到秋天，红、橙、黄三色交织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最佳观赏期通常在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，恰好赶上我们的课余时间。

大学时代的同学大多是穷游，我们从木樨地出发，地铁换公交，走走停停近一个小时才到。那个年月的秋天，我们的青涩年华就潜藏在这片红橙黄的枫叶林里，绕着山脚坚定而有力。那时拍照用的还是专用的柯达相机，耗材是一小盒一小盒的胶卷。

拍好照片后，我们会直接去暗房冲洗，顺便“晒一晒”自己的专业水平——毕竟照相课也是我们的专业课。教我们的教授讲课从不复杂，却深受广大欢迎，因为他总带我们出去采风，看美景、拍照片，全是实打实的实操。返回学校后直奔暗房，清洗照片的流程颇为复杂，就像之前热播的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里演的那样，当时我们手法娴熟，如今却早已还给了老师，估计再见到恩师，免不了要挨批评受教鞭了。

我们还曾特意去北京的大北照相馆学习和游玩。这座成立于1921年的老照相馆坐落在前门大街2号，如今已是百年老店。它擅长拍摄数千人的大场面，记录过中国的历史变迁，包括国家领导人接见等重要时刻。那里有最长的全家福照片，采用持续曝光和连续拍照技术，光圈调校得恰到好处，成就了永久的珍藏。我们只能自叹不如，望尘莫及。

此刻，我仿佛又看见枫叶林点缀着层林尽染的美景，美哉、壮哉！

启元路的栾树

□ 季小英

生活在平湖这座城市里，无数次地行走在启元路上，我总是认为，启元路上的栾树，藏着平湖最温柔的秋。清晨骑车经过启元路，风里忽然多了些清甜的香。抬头望去，栾树的枝头已经缀满了细碎的黄花，一簇簇藏在羽状复叶间，像撒了把金色的星星。平湖的秋天总是来得含蓄，直到栾树开花，才肯明明白白地宣告：秋，真的来了。

我总觉得，启元路的栾树是有灵性的。它们沿着柏油路两侧站成两排，树干算不上粗壮，却透着股韧劲。春夏时，它们顶着浓密的绿叶，默默为行人遮荫，不声不响；可一到九月，就像被施了魔法，忽然变得热烈起来。细碎的小黄花先是星星点点地冒出来，不出几天就蔓延满枝头，风一吹，花瓣簌簌往下落，铺在人行道上，像铺了层金色的地毯。骑过时车轮碾过花瓣，连带着心情都变得柔软。

最喜欢傍晚时分经过这里。夕阳把栾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金黄的花、深绿的叶、褐色的枝丫在暮色里晕成一幅融融的画。常有老人牵着孩子在树下散步，孩子会蹲下来捡落在地上的花瓣，老人则仰着头看树，嘴里念叨着“又到栾树开花的时候了”。那语气里的熟稔，像是在和一位老朋友打招呼。是啊，这些栾树在这里站了多少年，见证了多少个春秋，早已成了启元路居民生活里的一部分。

没过多久，黄花谢了，枝头又冒出了新的惊喜——一串串淡红色的蒴果。这些小小的果子像一个个小灯笼，挂在枝头随风摇晃，渐渐从

淡红变成深红，最后变成褐色。远远望去，树上像挂满了五彩的小铃铛，比开花时更添了几分热闹。有一次下雨，我撑着伞走在树下，看着雨水打在“小灯笼”上，晶莹的水珠顺着果壳往下滴，竟有种说不出的可爱。

栾树的“热闹”里，藏着平湖秋天独有的温柔。它不像北方的秋那样萧瑟，也不像南方其他地方那样闷热，而是带着恰到好处的凉爽和明媚。启元路的栾树就像秋天的信使，用开花、结果的方式，一点点把秋的气息洒在这条路上。上班族经过时会停下脚步拍张照，学生们放学路过会捡拾起一些蒴果把玩，这些细碎的瞬间，都藏着对栾树、对秋天的喜爱。

也不知道，启元路上的栾树已种下了多少年，现在都比房子高了，每年秋天开花结果，这条路都特别好看。是啊，看着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大树，看着它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，就像看一个老朋友慢慢变老，心里会生出一种踏实的亲切感。

如今，启元路的栾树又到了挂果最盛的时候。走在路上，满眼都是红黄相间的“小灯笼”，风一吹，果子轻轻晃动，像是在和行人道别。再过一阵子，果子会慢慢掉落，叶子会渐渐变黄，冬天就要来了。其实，生活就像这启元路的栾树，平淡的日子里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。不像樱花那样绚烂短暂，也不像桂花那样香气浓郁，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把秋天的温柔藏在每一朵花、每一串果里。我喜爱启元路的栾树，更爱这藏在栾树花里、果里的，属于平湖的温柔秋天。

游园漫想

□ 秦自黑

们老年人散步，太快身体吃不消，太慢达不到锻炼的目的，所以大多取中速。

在当今快节奏时代，更需要“快”与“慢”的中和，张弛有度，进退裕如，奔跑中偶尔停一下，也能看到好风景。

藏与露

在园子里待的次数多了，我们还发现了它别样的风景——“藏”与“露”。

一天，约莫上午8点的样子，突然有美妙的声音从树林里飘了出来：先是随意吊吊嗓子，一阵唧唧呀呀后，来了个正儿八经的京剧名段，字正腔圆，婉转悠扬，令人沉醉，但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

在几株花儿正艳的紫薇围成一隅，一黑衣女子在练习“颤键”：只见那键子一会儿稳稳停在脚尖，一会儿紧紧粘在脚后跟，一会儿又站上了高高的头顶，动作娴熟丝滑，如行云流水。

在步道中圈前边的转弯处，一位约莫60岁的女子，借着几丛月季的遮蔽，正对着一个专用架搁置的电子平板有滋有味地拍抖音，声音很小，舞姿舒缓，一遍遍打磨自创的作品。

在步道边两张长木椅上，几个乐友，简单地支起几个乐谱架，操作着那中西不同的家什，演奏着不甚和谐交响乐，看那架势，真是卯足了劲！

七八个“大妈”级别的人物，随意坐在小圈道边空地上的弧形木椅上，或是窃窃私语，交流各家能小范围公开的秘密；或是亮开大嗓门，发布刚听来的新闻趣事，精彩处引得众人一阵喧笑。

从大圈到中圈，一队队跑友跑兴正浓，我们赶快让出那深红的快道，换到浅灰的慢道上，又看到了另一种“藏”与“露”的风景。

在崇尚个性的今天，人们在穿着上有了更多的随意，尤其是在运动中，一般是上衣力求宽松，且倾向于“藏”。而腿部，就主打一个“露”：裙、裤都以短为时尚，让那修长抑或健硕的双腿最大限度地“解放”出来，因为跑步看的就是腿上的功夫，怎能委屈了它们？

太阳并不大，有的人却撑起一把漂亮的花伞，遮住整个脑袋。更有搞笑的，戴个大面罩，轻纱飘曳，乍一看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，云里雾里；冷不防，轻轻一撩，原来是熟悉的朋友，给你个大大的惊喜！至于发型服饰，真可谓姹紫嫣红，妥妥的一个灿烂春天。想想，而今时代发展真是太快了，我们的包容心和欣赏力也应随之提升：世界本应丰富多彩，怎能事事整齐划一，人人一副面孔？人生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模式，在遵守公序良俗的前提下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美的事物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老与少

天气好的时候，园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。若按年龄来计数，游人中最多的当属老人和孩子，一老一少构成了独特的风景。而今年轻人工作忙，往往不能在孩子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，而退休了的老人们正好适时顶上。有人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是源于“隔辈亲”，我以为不全是。

你看，一小孩骑车过来了，两条小腿时不时蹬地加速，一阵风似的，嘴里还叫得欢，却苦了后面紧追不舍的老爷爷，一边喘得急，一边喊得紧：“小祖宗，慢点，慢点！”但满是汗珠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意。

在大圈步道边的木凳上，坐着一个奶奶级的人物，面前是一辆漂亮的童车，里面的娃儿不知何故，突然站起，麻溜地跨出了一条小腿，伸出两只胳膊，想要奶奶抱。也许是太累了，想再坐一会儿，奶奶赶紧一把抓住，想把他抱回去，但小家伙就是不肯屈服。“再不去，我要揍你啦！”奶奶说着，还真把手扬得老高。但你别当真，老人家嘴角漾起的浅浅笑意不经意间暴露了她的虚张声势。



碎金满枝 王强 摄

在步道小圈的拐弯处，两个老人突然起了争执：“就让他打赤脚好了，锻炼锻炼嘛！”“那哪成，碰上石子划伤脚丫怎么办！”“好了，听你的！”最后还是老爷子姿态高，笑呵呵地败下阵来。有人说：“若快乐在心里，争吵也是甜蜜的。”我信！

经过一座有好多秋千的圆形亭子，听到旁边有几位老人正在畅谈国际形势；不远处坐在木椅上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，正在闲聊着家长里短，通报菜价的波动和“永辉”超市搬迁对生活的影响。中圈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两位邻居，正说着孙子们的高考志愿、大学学费…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

前些时，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的是东西方退休老人对待子女的不同方式：中国老人大多喜欢插手子女的家事，而西方老人则是“放手式”。两种方式，不能简单说谁优谁劣，要看国情，要看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。有人说，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是“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杯”。其实这是古人对命运的慨叹与无奈，并非真要置家事于不顾。还有人说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远忧”，管那么多干吗？”乍一听，通透得很，但仔细一想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：“远忧”固然无须过分担心，未来的路还得靠孩子们自己走；但若置子女眼前的急难于不顾，只顾自个儿洒脱，显然有悖人情，而且于心也不安。在我国，儿孙绕膝、含饴弄孙，历来被视为天伦之乐；家庭是寄托希望、承载幸福的地方。所以一般说来，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，老人们为子女分担一些家务，帮忙带带孩子，是自愿且快乐的事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在子女有困难的时候，老人们适当托举一把，使子女多一点底气，多一份力量，从而前行得更稳健、更顺畅；这既关乎血脉与家族的传承，也是爱心与责任的传递。从大的方面说，一个个体家庭经营好了，于国家也是一份大贡献，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。同时也是一种“补偿”。有些老人，在为人父母时由于工作繁忙等，在子女抚养教育方面留有遗憾；退休后，有了大把时间，花一些在孙辈身上，是对年轻时的亏欠的一种间接补偿。此外，还是一种寄托：心理上的满足和理想上的希冀。子孙有所作为，对国家有所贡献，是老辈人的希望，也是他们人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所以，“招孙办”的工作除了源于亲情之外，还有责任和荣誉，并非仅因“隔辈亲”。

又一天，依照惯例，完成了大中小三圈后，我们暂别了这可爱的园子。夕阳西下，秋风习习，园子里依然朝气蓬勃，热闹非凡，多少美妙的风景还在一幅幅铺展。人民公园，大众的乐园，一座园子，一个微缩的社会：国泰民乐，盛世图景，人间烟火，生生不息，风景这边独好！